

平谷文史选辑

(五)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北京市平谷县委员会

文史委员会编

平谷文史选辑

(五)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北京市平谷县委员会文史委员会编

一九九七年七月

前 言

伴着 1997 欢庆的盛夏和灿烂的金秋，《平谷文史选辑》第五辑又和读者见面了。

本辑共选了 26 篇资料。从这些资料中，我们不仅窥见了历史的一斑，还看到了一个个鲜活的人生。载于这本小书里的，虽然都是土生土长的平谷人物，却也有非同凡响之处。这其中，有舍身救人、一心为集体的共产党员朱俊全，有将革命传统发扬于京城的妇女主任么桂芝，有严以律己、诲人不倦的民主县长马步芳，有善良而勤劳的农民王淑兰，还有奋勇拚搏的运动健将，血洒疆场的战斗英雄，努力支前的粮秣干部……他们展示着平谷人民的风采。

政协文史资料具有存史、资政、团结、育人的社会功能。这其中，存史是前提。历史是一面镜子，有了这面镜子，后人才可引以为鉴；然而有了再好的镜子，束之高阁，空对时日，也是枉然，所以，还要注意发挥其资政、团结、育人的作用。我们衷心地希望广大读者能从这一辑资料的真实故事

中得到启发，收到教益。

谨向为本辑撰稿和提供史料的同志们致以诚挚的谢意！

欢迎有更多的老同志、老先生和社会各界的热心人士为政协文史工作添砖加瓦，共树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丰碑！

编 者

目 录

他跟毛主席合影	燕龙生 (1)
妇女主任么桂芝	李兰芬 (24)
民主县长马步芳	燕龙生 (33)
响在我心中的歌	王淑兰 (60)
我的战斗故事	李文春 (78)
永久的怀念	王志发 (92)
烟斗的故事	燕龙生 (96)
我的运动生涯	李凤祥 (103)
难忘的时光	李桂兰 (109)
回忆建国初期的文化馆工作	王进文 (116)
一个深受群众欢迎的宣传队	王福义 (123)
南山村的老红军——谢新昌	文 始 (126)
李万成先生传略	李先登 (128)
我投奔革命队伍的经过	陈天相 (134)
我和妹妹的团聚	蔡克己 (144)
前半生的回忆	倪占科 (149)
难忘的一九四八年	李云峰 (170)

粮秣工作回忆	王殿平 (189)
血战平谷城	陈洪义 (208)
我们村的儿童团	庞瑞麒 (212)

利用两面政权 巧妙对敌斗争 ...	路晓龙 (218)
不屈不挠	胡 兴 (225)
义勇队官庄突围记	李福德 (240)
忆平三密公安学习班	刘存生 (244)
南山村抗日小学创建的前后	刘宝义 (248)
忆为创办抗日小学而献身的 王廷佑同志	刘宝义 (254)

他跟毛主席合影

燕龙生

他是一个普普通通的老人。走进他的家里，感到的是清贫和淡泊——没有豪华的装修，没有高档的电器和时髦的家具，也没有叫人眼花缭乱的陈设……然而，老人的家中却充满着盎然的春意和明媚的阳光，一簇簇绿叶映衬着盛开的君子兰和洁白的马蹄莲，茶几上放着一本本厚书和一只带手柄的放大镜，但最引人注目的，当数北墙的正中央端端正正地悬挂着的一张横幅照片。那照片长约1米，装在一个饱经岁月风尘的黑色宽边镜框之中，照片的横眉上写着这样一行字：“毛主席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接见出席全国烈属军属残废军人复员军人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大会的全体代表合影”，时间是1956年11月16日。

在照片上的前排，一眼就可以看见端坐中央的毛主席。毛主席穿一身浅灰色中山服，外着大衣，戴着那个年代几乎人人都戴的干部帽，双手扶膝，

面带微笑。紧挨着毛主席的，右边是著名革命烈士澎湃同志的母亲，左边是享誉华北的“子弟兵妈妈”戎冠秀；紧靠毛主席身后右侧，站立着一个青年，个头比常人矮一截，胸前闪耀着一排排的奖章，他是在和敌人的战斗中失去双腿，又回到家乡带领群众向地球开战的生产队长、革命荣誉军人、战斗英雄张本林；这其中，还有刘胡兰的母亲胡文秀，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罗盛教的父亲罗达开……可以说，在这幅非同寻常的照片上，云集着我们共和国开国的一代风流，他们每个人都有一段史诗般的故事。

在毛主席身后的左上侧，仅隔三个人，是一位英俊的男子，30多岁，浓眉下的双眼炯炯有神，那神采中闪着激动的泪光。他，就是今天我们眼前的这位老人。他的名字叫朱俊全。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我朱俊全”

朱俊全的父亲朱兰茂是个穷苦的庄稼人，带着妻子给人家扛活作月，四处流浪，在兴隆的锥子山下生下了朱俊全，前后搬了二十三次家，才来到了平谷的将军关落户。朱俊全10岁时，“九一八”事变爆发，日寇占我东三省，长城以北变成了“满州国”，老百姓当了亡国奴，日子更难过。11岁，朱

俊全就给人家放牛。在大山里，他想妈，想得哭肿了眼；冬天，棉裤破了，就用铁丝“缝”……。15岁上，他远离父母，到辽宁北票煤矿去当劳工。煤矿是日本人开的，中国劳工不如牛马。在井口，“煤黑子”们被成群地轰进升降笼，“唰”的一声，便落到120丈深的井底。由于罐笼里拥挤不堪，又没有任何防护设备，劳工被井壁蹭断胳膊腿、蹭掉鼻子耳朵是常有的事；在井底打眼放炮，挖煤装车，干的更是阴间活儿。累死累活地干一天，只给八角工钱，扣去四角饭钱，剩下的钱说是月底给，结果大都叫工头吃了“空额”。为了对付劳工，日本人除雇用大大小小的工头和“稽查”，还养了五百多特务。凡逃跑的劳工被抓回来，就要遭毒打；挨打时，还得跪在地下，双手过头，举一个脸盆，脸盆里盛满了水……。朱俊全干了七八天，实在受不了了，想方设法地托一个兴隆老乡把他送出了北票土城。他身无分文，又怕被鬼子抓住，便夜行日宿，沿路乞讨，经过九天九夜的艰辛，终于挣扎着回了家。这千里迢迢的路上，他吃的是猪狗食，睡的是铁路涵洞，九死一生里拣了一条命！

回家后，朱俊全继续给地主扛活。1938年旧历五月二十三，邓华、宋时轮率八路军四纵队由平西挺进冀东，打下兴隆县城后进入将军关，动员群

众抗日救国，在平谷大地撒下了革命的火种。朱俊全这个苦孩子打心眼里敬佩这些戴斗笠、穿草鞋的八路军，因为他们打鬼子，救中国，救穷人。于是，他决心跟着共产党干革命。他 19 岁就在村里秘密担任了我方的办事员，投身于抗日工作；抗战胜利后，当了副村长；1947 年秋天，在土地改革运动中，他怀着打败国民党反动派，解放全中国的决心，又参加了解放军，1948 年入了党。他总是说：“要不是共产党来，早就没有我朱俊全了！”

朱俊全先在我冀东警备二团八连当副排长。遵化整训后，八连编为十四军分区侦察通讯连，他又当了一名侦察员。辽沈战役时，侦通连在燕郊、夏垫一带警戒敌人。平津战役中，又在通县潞河一带担任侦察任务。经历了多少个紧张战斗的日日夜夜，终于迎来了新中国的黎明。可朱俊全却因为劳累成疾，退伍回家。1950 年，他在村里当税务员，1953 年被选为将军关乡的乡长，1955 年，将军关和中心村合为一个乡，他仍然是乡长。这时的乡长，只有很少的一点补贴。但朱俊全却是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之中，日夜为乡里的事操劳。

“共产党员要救人在前”

1955 年夏天，连降暴雨，朱俊全日夜寝食不

安。将军关是长城上的一个险关隘口，村子就在口内的深山峡谷中。一到雨季，沟沟岭岭的山洪倾泻于村北的河套，形成万马奔腾般的激流，向着村庄渲泻而来。洪水，像一头猛兽，威胁着村民的安全。

这天夜里，雨还不停地下着，朱俊全一宿没合眼。他担心山上会出“龙扒”（泥石流），冲了靠山根的人家，又怕村北的防洪顺水坝经不住大水的冲刷，一旦决口或山洪漫过坝身，会危及全村的安全。前一年，他们刚刚打了一道顺水坝，用的是黄土和石灰坐浆加石块，可他总觉得还不把牢。约莫4点多钟，天刚蒙蒙亮，他就起身来到河套边查看，见西坡的山水下来了，河套的水已经长高了许多。他急忙跑回村里，沿街用土喇叭对乡亲们喊着，提醒大伙儿注意防洪，防“龙扒”，危房漏房的住户要赶紧转移……天亮后，洪水越来越猛，淹了河边的柳树，河心里，锅台大的石头冲得直打滚，住在河套边的商福春一家4口被冲走了！朱俊全赶紧动员和组织乡亲们，牵着牲口，冲过山洪的波涛，抢险救人。哪里有危难，他就出现在哪里。洪水冲进了贾连清的家，水平了他家的炕，他的老母亲坐在炕上哭。朱俊全赶来，叫老人家快走，可老人不肯。在这危急关头，朱俊全一把拽过老人的双

手，背起老人家就往外冲，刚出屋外，“轰”的一声，那房子就被洪水吞没了……崔发和崔友哥儿俩住在村西台上，“龙扒”下来，先把崔发家的房子冲了，全家只剩下一个哑巴闺女。崔友家的房被冲塌，一家人被砸成血葫芦似的，可崔友跟他媳妇，还有一个女儿都还有口气，叫他家的亲戚救助一下，那亲戚瞅着这三口子血里糊拉的样子竟不肯管。朱俊全二话没说，找来门板当担架，硬是徒步60里，把他们抬到了平谷县医院抢救，这家的三口人才活了下来。

这次山洪中，朱俊全和乡亲们一起救下了4口人的性命。

每当危险出现的时候，朱俊全总是先想到别人。

1958年，朱俊全带领韩庄管理区的3000民工在北寨修水库，担任民工团的政委。他带的民工主要负责开挖溢洪道，要用炸药崩山。一天，主管工程的于荣臣、县公安局副局长董新农和负责水利工作的李炳勋等同志来朱俊全的工地上检查工程。正说话间，朱俊全无意中发现他们身旁的山砬子上有一道裂缝，还不断地往下掉碎石碴。凭他过去在金山上打眼放炮的经验，他立刻觉得情况不妙：这是山体要滑坡！除了他和这几位领导同志，山砬子下

还有一百多名民工在干活儿，大家都在险区之内，而此刻间，除了朱俊全一人，谁也没有发现死神即将降临！在这千钧一发之际，朱俊全没有想过自己先逃命。他大声疾呼：“走！快走！你们都给我快走呀！……”可大伙儿只是莫名其妙地看着他，没有一个人挪窝儿。朱俊全急了。他抓起地下的碎石，发疯似地朝着人们的身上、头上扬去，奋力地驱赶着大家。他的惊人之举，他的急切和至诚，竟奇迹般地驱使这一百多口人离开了险区。人们刚刚走开，一声天塌地裂的轰鸣和一阵飞砂走石的风烟之中，滑坡的山体像是从天而降，将山碰下的一段溢洪道埋了个严严实实！

人们惊呆了。

朱俊全的一颗心落地了。

工地上突发这么大的山体滑坡，竟然无一伤亡！

一千多人，用了六天六夜的苦战，才清除了塌方的山石。

“能见到毛主席，是
我一生最大的幸福”

朱俊全是一个工作上的有心人，荣誉面前的无心人。他从来不向人家说自己做过什么好事，有过

什么功劳，他自己心中更没有过一本“功劳账”，以至于他做过什么事，有过什么成绩，他自己都淡忘了。而往往在这个时候，荣誉便悄悄地找上门来，令他措手不及，叫他忐忑不安——他总觉得自己和这“找上门来的”荣誉不相称。而他所获得的荣誉，又总是叫人们信服，佩服。

1956年，是朱俊全一生中最光荣，最幸福的一年。这一年里，他先被推选为“平谷县第一届烈属、军属、荣复军人积极分子大会”代表，接着被推选为专区及河北省“烈军属、革命残废军人、复员军人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大会”代表，再接着，又被推选为出席“全国烈属、军属、革命残废军人、复员军人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大会”的代表。

他连中四元，连得四级荣誉！

这是党和人民给予他的当之无愧的荣誉。可他提起这些事来总是说：“都是管理区、县里、省里搞的，我其实不够格。”所以，他得到的四级荣誉，给了他四个“没想到”，然而更叫他没想到的是，他一个苦孩子出身的普通人，竟能走进神圣的中南海，见到毛主席，并和他老人家一起照像！

他先到县里开会，再到通县专区开会，又到保定开了七天会。大会上，全省的代表们一个个发

言，介绍自己的模范事迹。朱俊全听人家的发言，觉得既佩服，又羡慕。轮到他发言时，他也想花开两朵，各表一枝，小葱拌豆腐，说个一清二白。可一上台，却激动得说不出话来，只觉得口渴咽干。叫他表自己的“功”，真是难为他了。10月，他再到北京开会，一开就是一个多月，住的是当年最气派的西郊宾馆。尽管这里是咱们国家专给国际友人住的地方，可这回来开会的，都是新中国打江山的功臣，党和人民要格外地高看他们一眼！在新建的全国政协礼堂，会一天一天地开着。朱俊全觉得自己是掉进了蜜缸里，他感到光荣、自豪、幸福！他睁大了双眼，张开了耳朵，将许多从未见过和听到过的事记在了自己的心底，化作为人民再立新功的力量。11月15日这一天，大会领导通知下来：毛主席在百忙之中要接见全体与会代表，要请大家到中南海做客！大会沸腾了。可朱俊全听到这个消息时，浑身却有一种说不出的感觉——那是一种火辣辣的感觉！他想哭，他想笑，他坐立不安，彻夜不眠，他恨不能立刻回到家乡，和父老乡亲们共同分享这世界上最大的快乐！

11月16日这一天，秋高气爽。中南海里金色的阳光下，松柏和红墙交相辉映，格外清新，格外庄严，又格外亲切。在怀仁堂北面的草坪上，七百

多与会的代表们已经列队站好，静等着那幸福时刻的到来。人人都屏住了呼吸，可人人的心又都仿佛要跳出来……终于，怀仁堂的北门开了，毛主席的身影闪现出来了！紧随他身后的是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陈云、谢觉哉、邓小平、彭德怀等中央领导同志。毛主席神采奕奕，健步走来。全体代表欢呼：“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也向大家鼓掌，挥手。他老人家来到代表们列队的前排中间，先和澎湃的母亲握了手，又和失去双腿的英雄张本林握了手，然后转身，和其他的中央领导同志们一起坐下。这时，架在草坪中央的两架大座机旋转起来，拍下了这难忘的瞬间。

这次接见，与会代表的站位是以省、市、自治区为单位排列的，河北省和北京市排在中间的位置，所以朱俊全很幸运地站在了当中的第四排，在毛主席身后上方偏左一点，和毛主席仅隔3个人！能见到毛主席，能和毛主席挨得这么近，他却没顾上去细细地体验这种幸福。他只是尽情地欢呼，他的泪水夺眶而出，他觉着，他整个身子都不是自己的了……。

回来后，朱俊全给中央写了一封信。他说：“我是一个用放大镜放大一百万倍也见不着的小土人儿，一个从小放牛要饭的苦孩子，我能见到毛主

席，能和他老人家一起照相，这真是天大的喜事！我要永远珍惜这个荣誉。我希望得到我们和毛主席合影的照片，并像爱护自己生命一样地永远爱惜她！”中央有关部门很快就给他寄来了照片。朱俊全收到后，又自己花几十元钱复制了一张，都镶在宽大漂亮的镜框里，端端正正地挂在家中。

“共产党员要做群众的表率”

今天，在平谷的东半部，一提起“朱政委”，许多群众，许多老同志都还会想起当年带领数千民工，转战三个水库工地的朱俊全。

1958年7月，朱俊全先带领韩庄管理区（含韩庄、南独乐河、红石坎、靠山集、黄松峪5个公社）3000民工组成的“韩庄兵团”开赴平谷县的北寨水库工地，他担任兵团政委。当时正值“大跃进”中，由于设计失误和缺乏经验，数月苦战之后，这座水库没有成功。1959年4月，朱俊全又奔赴密云水库工地参加会战。同年11月，海子水库动工，朱俊全再回师平谷，苦战至1960年6月海子水库首次蓄水成功。

密云水库和海子水库的万顷碧波中，留下了朱俊全和千万民工们的血汗。

那时修水库，一是缺乏现代化的施工机械，开